

悦

YUE DU 读



梦绕魂牵是故园

读张雪云散文集《青寨》

□ 唐晓君

近日,苗族作家张雪云的《青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她继《蓝渡》之后的又一部散文集。如果说《蓝渡》是出发的码头,那么《青寨》则是回归的家园。书名由“蓝”转“青”,于色彩转换之间,是对故园大湘西的再次深情抒写,为其新著赋予新的向度,足以见证她的蜕变和成长。

每一个远行人的行囊里必有一本故乡书。乡音、乡情、故园,一直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亦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标签。如巴尔扎克的巴黎,托尔斯泰的俄罗斯乡村,鲁迅的鲁镇,老舍的北京,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秦岭南,迟子建的漠河,等等,无不深深地烙印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她亦然,像中了乡愁的毒,抑或乡人的放蛊,如沈从文般痴迷于大湘西,至今念念不忘。

因了这份故园情,回归大湘西的路径,有诸多选择。可以沿《诗经》的水岸而行,可以寻屈原的追问而上,可以攀武陵山脉而去……而她,唯独选择用这本厚实的散文集,来开启通往大湘西的神秘之旅。

捧读这本散文集,洋洋洒洒近20万字,分为“家园·吾乡斯土”“凝眸·停云时雨”“传承·灯火可亲”“回望·山河辽阔”四个篇章。她以“游子”“我心我在”的第一视角,用沉浸式体验的深情笔调,大篇幅书写世世代代生活在大湘西的乡亲们,生动描绘大湘西地域的山水景象,倾情记叙大湘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甚至将触角延伸至整个湖湘大地,特别具有作品辨识度。于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字字入妙,直抵人心,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一口气读完,畅快淋漓,且意犹未尽。透过字里行间,仿佛

看见星城长沙的湘江岸边,一位身着鲜艳苗族服饰的女子,环佩叮当,踽踽而行,不时眺望江面上的白帆,侧耳聆听摇橹划桨的歌声。此时,她的心定然已由湘江逆流而上,溯沅江,奔蓝溪,回到那梦绕魂牵的青寨。

青寨,是个苗、汉、土家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寨子,书中大部分文字通过这个意象来倾诉和表达。在她的笔下,“清晨的炊烟里,大湘西的青绿山水间,一些在山坡上兀自生长的寨子,屋檐重重叠叠,错落有致地爬满了半个山头。寨子是烟熏过的半旧的寨子,是挂满辣椒苞谷贴满大红对联的寨子,也是被云雾和大雪锁住了的寨子,山上山下,寨里寨外,田畴肥沃,鸡犬相闻,邻里和乐,乡风醇厚。寨子既陈旧,又新鲜,藏着许多需要扳着手指头才数得清的故事。”这大抵就是她所表现和展示的故乡模样。这个独属于她的私人领地,之所以谓之青寨,皆因“青瓦覆顶”“远山青黛”“近水青碧”“男人喜欢穿藏青色”“上了年纪的女人喜欢包青丝头帕”“青砖砌就”“青色烟雨”“端青花大瓷碗”……诚然,在文学意义上,青寨是一个寨子,又不是寨子,只是一个抒情表意的载体,引人遐想的隐喻。

沉浸其中,可以看到青寨里,说不尽的故乡事,道不尽的故园情。春夏秋冬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腔调,父亲的河流,月照下的兰草滩,古村五宝田,爷爷的岩屋潭,外公的深溪口,母亲的菜园子,等等,一个个看似寻常的记忆点叠加出一个深藏于内心的故园意象。故园之亲是平凡、朴实的,他们都是岁月时光里、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人,和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娘、亲人一般,爱得无私无怨,做得

厚道真诚。虽然他们并不善言辞,甚至沉默寡言,但这一切,都是隽永温热,好似还带着体温,“仿佛可以把人的灵魂带走,往那幽深的寂静里去。”不仅如此,还有对原生态的自然山水的描摹。如离老家很近的泸溪,古城凤凰,绿树皆秋色,张家界,春天的惹巴拉,腊尔山的风……这些田园牧歌式的景物,勾勒出乡村独特而鲜明的纹理,抒写着乡村风物的沧桑之美,凸显出乡村人物骨子里的坚韧,凝结着厚重的乡村灵魂,从侧面也映射出乡村的变迁,及对故园的深层透视。

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手段。最让人欣喜和惊异的,莫过于书中对自然山水之间的民族民间文化的详尽书写和记录,在审美中塑造起一种民族精神、文化灵魂,总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去追捧和热爱。

如《青寨里的腔调》里银饰的制作工艺。她这样写道,“一块块悄无声息的银锭,经过锤炼、锤打、拉丝、搓丝、掐丝、镶嵌、加固、清洗等道道工艺,加工成头饰、颈饰、胸饰、手饰、背饰、腰饰等多种饰物,且多半会配有响铃,成为‘穿在身上的史诗’。这样,在漫长的兴衰荣辱中,无论走得多远,多久,都能在这种响声中找到迁徙的先祖,找到回家的路”。这短短的两句话,不仅描述了银饰的加工工艺及用途,还将银饰赋予了多重寓意,及深刻的人生况味。

“月是故乡明”。张雪云土生土长在神秘的大湘西,是那高天厚土的儿女。青寨里的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一片云、一缕水、一个人……均潜藏在字里行间,散发出浓浓的乡土韵味,饱浸着真诚的守望、温暖的力量,形成照亮她精神内宇宙的一道道光,无不在透露

出她心中故园独有的模样,无不在呼应她女性的愿望和心声。更难得的是,她将轻盈的时空游动与优秀厚重的民族文化寻根,融为一体,为精神存在觅得根基,使其更具地域性、民族性和真实性,使其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

于光阴深处回首凝望,张雪云笔下的青寨,尽管是由个体经验锻造,然而终归于一种鲜明的经验共享,是值得反复阅读的故乡书,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故乡,看到从前的自己。如今,城市的霓虹正将它们越逼越远,依稀入梦,不由不令人感慨,“如今悬浮在城里,内心总是东顾西眺地不落地,我是山里的孩子,我是大山忠实的守护者,是溪水的聆听者,是鸟雀的追随者,是土地的耕耘者。然而,我却离开了乡村,我该如何回到乡村,找到回乡的路径?”“那些风物人情,都一一跳跃在眼前,没有人能真正从心理意义上离开自己的家乡”。

人生的出走多缘于偶然,而回归则是必然。精神的回归应该就是自我解脱,就是人性解放,就是最好的回归吧。而她的回归,就呈现在这细腻的文字里,现实与浪漫,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彼此碰撞交融,心灵轨迹与生命感悟互为一种,还原大湘西线条分明的轮廓,以及生生不息的灵魂,试图以此去见证这方水土,洞见这个时代。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自己的身体里滋养的乡愁,是剪不断的“西兰卡普”,砍不掉的蓝溪水,不管何时回首,都会倍感温暖和幸福。未来无数个春天仍然在等待,等待那枚深藏故园的种子,去向故土致敬。

筇路蓝缕,静水深流

读《女生七十》



《女生七十》
作者:王芝兰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937年出生的山东老太太姜淑梅,直到1997年才开始看着戏曲频道学字。2012年开始写作。2013年10月,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乱时候,穷时候》,一时间好评如潮。人生不怕起步晚,跟那些学历很高的作家相比,姜淑梅的优势是人生阅历丰富,种过地、逃过荒、避过兵祸……

跟姜淑梅相比,1950年出生的王芝兰要幸运得多。她出生于湖北大悟县三里镇罗家畈村,有着丰富而艰辛的山村经历,譬如打鱼、开荒、修水库、挑塘泥,在沙地上学写字、在山区梯田上试种双季稻、出县寻找猪饲料、冒险种棉花。最终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在武汉大学完成了学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芝兰就是一个出生于乡村的知识分子,在她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

王芝兰和姜淑梅的共性在于,她们都有一种文化自觉,那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王芝兰出版的《女生七十》讲述了一位有担当、勤动脑、勇敢追求自我的女性的传奇一生。

人生需要传承,哪怕是筇路蓝缕之时的生存经验,哪怕是底层人家对生活的理解,也需要传承。在本书所呈现的时代画卷里,我们能够看见一位平凡女性的静水深流。(彭忠富)

节令书写中的故乡记忆

——评《时光筒: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生活》

□ 王倩

《时光筒: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生活》(下称《时光筒》)是作家胡宝林继《此生此地》后的第二本散文集。《时光筒》的写作结构独具匠心,作者将整部书的结构分为春光、夏时、秋令、冬季四辑五十余篇散文,四辑中四个典型的节令使四季具有了明显的分界线,通过二十四节气运行的时间顺序将故乡雍岭沟的风俗人情、乡间生活以及自然风光呈现在世人面前。作者用似泉水淘洗过的干净利落,又有滋有味的话语,对故乡的民俗、风景、文化、人事、常变进行细描,将雍岭沟村人的生命成长以及消逝与自然时间状态下农民一年要进行的“春耕秋收,夏眠冬藏”这种季节轮回交替融为一体,使得故乡成为传承当代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书写关于节气的篇章时,作者

在开头皆引用《逸周书·卷六》的《时训解》原文为其作序,使得文章更加具有季节特色。古人曾言:“顺应自然,不违农时。”对于关中西府人民而言,耕地主要以旱地为主,农作物的种植讲求气候物候条件,“冬种小麦夏种玉米”已经成为农人默认的种植规律,千百年来老百姓严格遵守着节气进行农事活动,其已经成为农人融入骨血的农事生存指南。

在作品主题的设置上,作者将主题定格在“村庄与人情”之上,用朴实真切的语言,在现代性语境

下,回望童年记忆中静态的乡村生活,文章字里行间流淌出对西秦大地的热爱,带有独特的地域写作风格,体现出作者浓厚的原乡写作意识。雍岭沟为《时光筒》中的地理原点,坐落于秦岭北麓,作为作者永远坚守的精神原乡,在离家二十多年后,作者重新感受家乡,故乡的记忆与足下的土地依旧使作者颤动。整部作品通过描写作者的童年亲身经历,生动地展现雍岭沟庄严悠远的生活图景与西府民众丰富的心灵世界,在现代化文明加

速发展的同时,童年记忆中的雍岭沟依旧明媚而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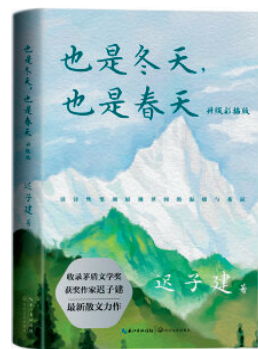
故乡作为人们心灵的一方净土,它是在现代高压社会下放松身心的精神栖息地与灵魂保护所。在《时光筒》中,作者以二十四节气作为故事线索将童年记忆串联起来,以回望者的身份对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进行诗意地描写,站在现代文明社会回顾童年时期的故乡,带有一种对精神家园与生命原乡的追寻与对未来生态文明的呼唤。



《时光筒: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生活》
作者:胡宝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生活中的美好

读《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作者:迟子建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升级彩插版)是作家迟子建的散文集,全书收录了56篇作品。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不知不觉地跟随作者,在作者怀念童年、故乡情怀和自然美景中,捡起过往的回忆,发现生活中隐藏的美好。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母亲对孩子朴实的爱。作者在《龙眼与伞》中写道:“母爱就像伞,把阴霾留给自己,而把晴朗留给儿女。母爱也像那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总是深藏着甘甜的汁液。”春雪降临,作者母亲担心会淋湿女儿,求为作者送伞,作者却因正在工作,而无理的要求母亲回去。偶然的粗暴,却践踏了母亲的慈爱,作者产生了悔意。是啊,母亲永远会用慈爱的目光关注孩子前行的路。有时不要忘记回头看看,她们是儿女宝贵的财富。

作者以柔和的笔触描写了积雪融化后的场景。作者在《泥泞》中写道:“老人在走路时不小心失了手杖,那手杖被拾起时就成了泥手杖;孩子在小巷奔跑嬉闹时不慎将嘴里含着的掉到泥水中了,他便失神地望着那泥水呜呜地哭。”迟子建笔下的初春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她说:“泥泞诞生了跋涉者,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平和勇气。”

感谢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而深情的世界,愿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珍惜身边的人和事。(支若言)

清醒和悲悯的人文情怀

——读白来勤的《乡愁扯不断》

□ 梁凌

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描述,其终极指向,都是人。一部文学作品算不算成功,不仅要看它有没有把人写得立体,给人以深刻印象,还要看作者有没有一种生命意识,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有认识的自觉,不能通过一系列生动形象的具象描写,最终抵达生命的本质。把人写得形象,是术的层面,对生命的揭示,才是文学的大道。

《乡愁扯不断》是陕西本土作家白来勤的一部散文著作,也是关中渭河流域一部活生生的生活画卷。作者用他娴熟的文字,记述了故乡的风俗,故乡的风物,故乡的人事。

中国的农耕文明,从西周时期开始奠基,周起源于陕西一带,渭河三角洲又处关中盆地中部,具有浓郁鲜明的农耕文明风俗特征,是个源流自觉,书中对此记述描摹很多,看似普通,其实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溯源。因为人是群居动物,没有人能真正孤独

地活着。为了生活得更好,更合理,人既不能独立于世,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要勤劳,又要张弛有度;生活是苦难的,无趣的,为了给日子补充点色彩……以上种种理由,都会形成种种习俗。习俗产生的初衷也许是为了让某一片土地上的人类,日子过得更合理。这也是《乡愁扯不断》令人眼亮的缘由之一。

如果说习俗是一片色彩背景,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是这片色彩背景的灵魂,需要工笔勾勒。在《乡愁扯不断》中,给人们呈现的所有的人物都是会呼吸的、活生生地存在,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他们脉搏的跳动。他们的笑与泪,牵动着阅读者的心绪。

“我刚满周岁,母亲去世。”“我”所在的那个仁义的村庄,“悄悄涌起一股热流,公公婆婆催促儿媳妇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一口奶,去,到北街你叔家去,给那没奶的孩子吃一口;

丈夫埋怨自己的妻子,你还磨蹭啥呢?叫你去就赶紧去,给咱叔家那小兄弟喂口奶……”但有个性“我”,就是不吃别人的奶。无奈,村庄人们就把奶挤进碗里,端到我”家,用奶和面、烙饼,村庄的奶不知不觉中滋养了我的身体。一个可怜的孩子,在村庄的关怀下长大了。这个故事给读者的冲击,是带着泪的微笑,是冬天里的春天。村庄已不是村庄,村庄瞬间有了人格,就像妈妈一样。

还有“大姐”,15岁因母亲去世退学,她担起家庭重担,晚上搂着“我”这个牙牙学语的弟弟睡,剪掉心爱的辫子,只为了换来“我”想要的玩具;织布请不来大妈小婶指导,她抹着眼泪自己摸索着织。这个少女,为了生活,除了挣工分,还偷偷去卖血,卖来的钱,变成“我”的书包、铅笔、新帽子、橘子、面包……“大姐”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并没有得到一点生命的眷顾,有一次卖了血,钱却被偷走了,乡



《乡愁扯不断》
作者:白来勤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育出版社